





尚書葦籥

長示鄭  
振錫西  
諸子也

摺

新德  
張氏

後學

東海潘士遴輯著  
古澗張孫振鑿定

文侯之命

成王弟叔虞封于唐其子燮理康王是為晉伯文侯其後也名佐字義和謚文贈侯至重耳伯諸侯亦謚文傳所謂二文之勲侯伯不嫌同謚亦如周公之于文王也

首節原周家基業之由著文侯祖德之美次節歎國家多難而無人以濟三節悲無人中幸有文侯因褒遣為方伯

○文武昭升敷聞而言丕顯唐叔昭事厥辟而言顯祖文侯能昭祖刑文武亦言顯德顯德即文武之明德文王昔



為西伯蓋嘗顯于西土。今命文侯為伯，故以用成顯德期之。文侯即武王之子，言不顯文武，則武王之子亦不顯文武。王若曰：父義和不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土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此節起下節之詞。雖首舉文武，實重成康得臣上。故先正以下推開說。非應上文。言成康承文武盛德受命之後，又得先正之輔，所以得安其位也。克慎四句不重文武，但起下已當喪亂，亦惟三句不重先正，亦但起下已無人輔。蓋追論先祖在位之人，以為文侯今日之功。張本。○文侯同。

姓故稱曰父義和字也。稱父者非一人，故以字別之。不顯上須提云我祖嗣位，固有丕顯文武云云。如此左則得亦惟字醒。丕顯一句是提其成德之人，與明明我祖一例。不可以丕顯字倒在文武之下，下三句言其事也。武承文謨，故統言丕顯。丕顯文武一句須喝起，下從明德說到升聞，皆一直下為後淨洗戎氛，肇刑成德，伏根此四句與下殄資澤相反。如云蓋自丕顯之文武，本重光之德，而發為政教，以德莫大于養民教民也。則克慎教養民之德，而所以安之治之者無不至。是以精華上格洞達無間，則昭升于上，所謂明德之馨香是道化自西土而四方自怙冒而不。



單稱德豈不敷聞在下乎敷聞者廣布而聽受也。昭升發聞照文武實事說見德之際天蟠地俱要着文武德上說。惟德爲維係天民萃渙合離之真脉。决晦蒙不得。但心一不密。明自旋蒙。故慎卽明之兢兢不少放下處。卽慎是明。與單言克明德不同。此處明德就發用上。看卽下昭升敷聞可見。克慎是自然能慎者。惟其德之所修如此。是以無所不至。不可以所修所至平看。玩升字上當指天然不可露得天意。只言德之上著。未可說感天。恐碍下命字。聞字是聞其德教。不可就名譽上說。至集厥命方是得天。上帝集命。與下天丕愆。侵我國家。純反看。文武之德昭明而上。

升于天。廣布而下聞于民。惟以是之故。天集其命于文王。之身。集命專指文王。受有殷命。實開上迪有祿之基。舉其始言耳。故集命則以文王言。明德則兼文武言。于文王下當補云。然後武王承之以有天下。而啓佑後人矣。我先祖當文武盛德得天之後。天命方新。資澤方厚。若可以自安其位。無賴先正之助者。然亦惟有先正以左右昭事之。凡君有小大謀猷。無不順從。宣布以光昭祖德。安定國家。故我先祖得以安然在位。而享太平之福也。先正指康叔。厥辟先祖俱指成康。自先正昭事。言謂厥辟。自平王言謂先祖。非二也。左右昭事。有以文武之道事其君意。此句尚虛。



越小大二句謂入贊謀猷出而奉行之正是克左右昭事處唐叔是外諸侯說左右句須斟酌謀猷就成康教養德意上說率從只是承流宣化分猷念以相從之謂即傳云無敢違背是懷在位新說云着力之詞作求覲揚保天下而不墜文武基業之謂但出平王口只說得安在位便了此三句是形起下即我御事二句之意平王爲嘉美文侯故着亦惟二字具下肆字重看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父義和汝克

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此節對上節看言在已承幽王澤殄國敗之後又無群臣之助何以能如先祖之安在位乎將歸功文侯故先發此即我至朕躬抑揚重諸侯上予則罔克不是國既無人已又無能對說承上直說不能濟艱之意惟祖惟父四句一順說此四句是說罔克之時未得在位而望助諸侯之心曰字正指望助之心而言專重歸績文侯不必多說在位之無人○天丕愆者言天有大罪過于已不忍斤先君之詞殄資澤句如所謂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蓋推本丕愆



之由。邦本先撥也。侵戎句正不愆處。因不愆而推及于殄  
資澤者。以澤爲民之所資。資卽資始。資生之資。歷代德澤  
之厚。所謂資澤也。王澤竭于下。國本先亡。而後戎敵乘之。  
此三句總言國家多難。與開國受命之初不同。反上不顯  
五句。御事至罔克。耆壽俊。謂老成而賢者。旣已朝乏舊人。  
隨接云已。則不克濟難。乃極言茫茫何依之狀。只起下外  
而惟祖惟父。諸侯一邊。祖父伊恤。蓋深有望于同姓之親  
也。其伊句非期望之詞。乃絕望意。嗚呼下。隱起倚藉文侯  
意。有績二句。正應上肆先祖懷在位。暗含下會紹意在。有  
績句只指外臣言。永綏在位者。弘濟艱難。如先王之得安

在位也。此五句總言求助之意。與上亦惟先正三句反。蓋  
是慶幸起褒美文侯意。○嗚呼。閔予小子。嗣位造端。爲天  
所大罪。責所以然者。蓋由殄絕教養。資用之惠澤于下民。  
則無以固結民心。本旣先撥。外難乘之。而侵戎我國家者。  
甚大。喪禍之勢如此。當此多難。方賴左右昭事之臣。卽我  
內之御事。無或者壽之俊。在于服。旣已國無其人。予則安  
能獨濟其艱。時徘徊四顧。惟曰。所望者在外之諸侯耳。而  
諸侯在我祖父之列者。其誰能恤我如先正之右左。昭事  
者乎。嗚呼。我諸侯有能如先正之昭事。而致功于我。則我  
亦如先祖之永安在位矣。蓋反覆悲國無人。深幸文侯之



能恤已也

呂氏曰百圍之木膏液內涸然後風得而拔之未有斯民資澤未殄而戎狄能乘之者也無競維人周室所以不競又以無人之故平王之失大抵求于人者重而自任者輕徒延頸企踵以望諸侯之助而不思反身以自強平王豈可以罔或者壽俊在厥服而但已哉

此正言文侯之有績予一人也都指已往成勞說毫無勉通節只重修扞我于艱一句刑文武者刑于此也會紹乃辟者會紹之以此也昭顯祖而追孝前文人者繼述之以此也不可以繼述濟難分者○自其忠貞昭著于前以

子孫言則爲顯祖自其佐成尚文之治以功業言則爲文俱指左右昭事言唐叔以文武明德之道事君于前文侯又以唐叔昭事之道事我于後故曰昭乃顯祖克昭句虛下三句一氣說正克昭之實自天造丕愆文武之道已隆汝文武以德創業乃後王保位之法程康叔以後無人以此事君則儀刑文武之道絕矣汝始得儀刑文武之道以享我用以會紹乃辟用字緊根肇刑文武來會紹就國統說要體永綏在位意會紹二字平看平王失愛于父依托毋家此離也戎殺其父國統已亡此絕也文侯起定其難故爲合其離繼其絕追孝句又繳上三句前文人刑文武



之道以昭事厥辟爾始刑文武以會紹乃辟是追孝也使  
 顯祖之功不遏佚曰昭善繼善述曰追孝曰追孝者自其  
 遠祖言之也此句正應轉克昭句說汝多修扞句正舉其  
 事而重贊之軍功曰多修完于犬戎殘破之後指內治說  
 扞禦我于犬戎侵侮之日指外難說修扞申上會紹總一  
 般不過是以文侯能立已耳于艱卽不愆若汝予嘉只稱  
 美意只承上句引起下文命爲方伯來未是命爲方伯○  
 父義和國旣無人矣猶幸得汝能昭爾顯祖輔君之德于  
 其事成康者振揚而不墜焉昭祖何如惟茲國步艱危汝  
 能始法文武以其創業者爲再造用使國統會會而不離

紹績而不絕統于乃辟汝以此追孝前文人克昭之道盡  
 矣然豈易致哉汝多修完我之殘破扞衛我之侵戎者若  
 汝之功予所嘉美也蓋有績予一人者哉

唐孔氏曰戰功曰多者周禮司勳文又云王功曰勳國  
 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彼有  
 此六功也言功多殊于他人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鹵彤弓  
 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  
 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承上若汝予嘉說來通節作三停看歸視二句是命文侯



反晉用賚九句是命文侯爲方伯然爲方伯專征伐其命衆出師未始不取諸晉鄙故又以簡恤爾都爲言故柔能三句是單言受命爲方伯簡恤二句又承上申言反晉爲方伯○此節視師二句是綱領父往哉至荒寧乃視師中事師指一方言簡恤句乃寧邦中事邦指本國言欲其巡視一方之衆綏寧一國之民也一方不比本國故以視字別之用賚貫至馬四匹賚秬鬯一卣隆告廟之禮賚弓矢乘馬重征伐之權正方伯宜有者爾有大功于國家故我賜之策命監于方伯國難甫平未宜飭爾遠去但五侯九伯之師所當監視而爾之邦都所當安寧其歸視爾師寧

爾邦乎諸侯賜圭瓚方得告祖廟用賚爾秬鬯一卣卣在鬯彘之間未祭盛于卣及祭實于彘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弓一矢百昭其數也朱旅相配昭其稱也乘馬一師四圍圍養一馬是四匹曰乘乘車必加四馬故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並賜之備其物正以厚其報旣往而後歸故又曰父往哉往哉帶下如云父往就國何以自盡以一方言之有遠邇焉遠民則懷來而柔之近民則馴擾而能之使不失其性以教民言有小民焉則賚予周給以惠康之使不失其所以養民言欲教養致勤無荒于事無寧于心焉無荒寧句是承上起下



之辭。蓋苟有一毫之荒寧。則遠無以柔能。惠康乎一方。近無以簡恤乎一國矣。以本國言之。簡閱爾都之士。堪任教養之寄者。收用之以任教養之職。爾都之民。不得蒙教養之澤者。惠恤之使蒙教養之恩也。柔能三句。是視師之事。簡恤一句。是寧邦之事。看來寧邦之略。實與視師相關。柔遠能邇。乃方伯所統之遠邇。小民卽遠邇中之小民也。故惠康不出柔能。不分諸侯萬民。其簡賢士。正以恤小民。亦不必分閱戎士。說古者寓兵于農。簡恤正一條事。文武並用。居重之體。然也。自爾都始者。必一國治。然後可以治一方也。用字根柔遠四句來。成爾顯德成字。重輔王室上。若

曰會紹乃辟。而昭乃顯祖。爾德固已顯矣。今則用柔能惠康簡恤之道。使資澤深厚。小民懷服。而本固邦寧。外侮無窺伺之漸。予小子得以永安在位。而汝之顯德始臻厥成矣。蓋治之所在。卽德之所在也。圖治于一方。則德著一方。圖治于一國。則德著一國。豈特昭顯祖已哉。只重賜其如此。不可說了。勉勵之辭。如無荒寧三句。似勸勉之辭。却不曰昭事厥辟。而曰成爾顯德。志可識矣。

白虎通曰。安民者。賜輿馬。討不順者。賜弓矢。孝道備者。賜秬鬯。王度記云。天子鬯。諸侯薰。大夫芝蘭。士蕭。庶人艾。此皆和酒。取其香也。諸侯薰者。未賜圭瓚耳。賜則鬯。



周禮有鬯人鬯人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斧鉞然後殺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鬯未鬯則資于天子賜圭瓚是天子之禮賜弓矢是天子之權其後文公請隧則此作俑矣正義曰祭之初酌鬱鬯之杓杓下有槃瓚卽槃之名也是以圭爲杓之柄故謂之圭瓚周禮典瑞云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鄭司農云于圭頭爲器可以挹鬯裸祭裸之瓚以肆先王灌先王祭也鄭玄云肆解牲醴以祭因以爲名爵行曰裸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毛傳云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飭流鬯也鄭玄云黃流

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是說圭瓚之形狀也禮無明文而知其然者祭統云君執圭瓚裸尸太宗執璋瓚亞裸鄭云圭瓚璋瓚裸器也以圭璋爲柄酌鬱鬯曰裸然則圭瓚璋瓚惟柄以圭璋爲異其瓚形則同考工記玉人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鄭云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是鄭以璋形如此知圭瓚亦然毛傳又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則晉文侯于是九命爲東西大伯故得受此賜也○按釀秬爲酒曰秬鬯將裸和之



以鬱曰鬱鬯周禮鬱人鬯人鄭氏曰鬱鬱金香草宜以和鬯鬯釀秬爲酒芬香條暢于上下也又曰秬鬯不知鬱者然則鬯乃酒名釀時無鬱今孔氏曰釀以鬯草誤矣○正義曰詩美宣王賜召穆公云釐爾圭瓚秬鬯一鹵告于文人知賜秬鬯者必以圭瓚副焉鹵中尊也釋器文孫炎云樽彝爲上罍爲下鹵居中郭璞曰在罍彝之間卽犧象壺著大山等六尊是也周禮司尊彝云春祠夏禴裸用鷄彝鳥彝秋嘗冬烝裸用斝彝黃彝則祭時實鬯酒于彝此用鹵者未祭則盛于鹵及祭則實于彝形字從丹旅字從玄故形赤旅黑也周禮司弓矢掌

六弓其名王弧夾庾唐大鄭玄云六者弓異體之名也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庾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經又云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鄭云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受弓矢之賜者鄭云以此形弓旅弓爲周禮唐弓大弓唐大是弓強弱之名形旅于弓赤黑之色此傳及毛傳皆云形弓以講德習射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是習射也授使者勞者是講德也講論知其有德乃賜之耳○山海經曰少皞生股是始弓矢爾雅曰弓有緣謂之弓無緣者謂



之弭以金者謂之鈇以蜃者謂之珧以玉者謂之珪。○周官曰司弓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六弓王弓弧弓夾弓庾弓唐弓大弓又曰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箠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楛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豸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者者使者勞者。○三禮圖云彤弓天子所用旅弓卿以下所用也。○山海經曰帝舜賜契彤弓素矰以扶下國注云以射除患也。○毛詩彤弓序云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箋云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饗禮之于是賜彤弓彤矢旅弓旅矢。○孫卿子曰浮游作矢

周官司弓矢掌八矢之法八矢一曰枉二曰絜三曰殺四曰鏃五曰矰六曰第七曰恒八曰庠凡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鏃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第矢用諸弋射恒矢庠矢用諸散射此八矢者弓弩各有四焉蓋枉殺矰恒弓所用也絜鏃第庠弩所用也。○文侯與申侯同立平王申侯引戎弑主功不贖罪文侯因人成事亦有罪焉王德申侯立已而忘其弑父爲當誅方將以復讐討賊之師爲戍申戍許以報其立已之勛其所最謬者避戎東窳舉西周故地盡屬之秦以釀成鄜時患狐之事則平王爲之也自此錫命晉侯而惠公



仲子之賄相望于策命亦不足貴矣雖然文前有殤叔之難後有成師曲沃之封晉終以此替况能匡王乎當時衛武公尚在平王嘆罔耆俊昏甚矣孔子叙之其黍離之意乎夏氏曰古之為書自此篇以下無復王者之誥命然此乃平王初年書錫命文侯猶有天子之權柰何至魯隱初在位且五十年竟以不振故孔子托始隱公而春秋作焉書終文侯之命孔子猶有望于平王春秋始于隱公孔子蓋絕望于平王也

尚書葦籥卷五十六終

尚書葦籥

後學 東海潘士遴輯著

古瀟長孫振鑒定

費誓

逸書言成王東伐淮夷序言王伐淮夷魯伐徐戎則魯侯蓋承王命率諸侯佐王征討也故曰征徐戎

首敘伯禽征討之由先治戎備次除道路次嚴部伍次立朝會先後之序皆不可紊然本文節節有無敢字凡八提挈則節節皆是戒嚴具見應敵之規模整暇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殺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



善○今惟淫舍牯牛馬杜乃獲斂乃宰無敢傷牯牯之傷  
 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祇復之我  
 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墻竊馬  
 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  
 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  
 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  
 芟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魯公始封時誓戒諸侯從征之詞無譁欲其靜以聽命徂  
 茲只指淮夷說曰往者成王時奄與淮夷叛成王征之故  
 言往日淮夷與三監同叛者今乘我始封之日又脅徐戎

並起寇魯稔惡不悛正見當征雖是徐戎從亂同惡然淮  
 夷首惡重淮夷邊正義曰禮諸侯不得專征伐惟州牧于  
 當州之內有不順者得專征之伯禽為方伯監諸侯故得  
 帥之以征下云魯人三郊三遂則于時軍內更有諸侯之  
 人

正義曰詩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率彼淮浦省此徐土知  
 淮夷是淮浦之夷徐戎是徐州之戎也四海之名東方  
 曰夷西方曰戎謂在九州之外此徐州淮浦中夏之地  
 而得有戎夷者此戎夷帝王之所羈縻而統敘之不以  
 中國之法齊其風俗故得錯雜居九州之內漢時內地



無戎夷者秦始皇逐出之始皇之崩至孔之初惟可三  
四十年古老猶在及見其事故孔得親知之也  
戎器皆素豫者臨時打點一番曰治戎備要見先自衛而  
後攻人而攻人之具先弓矢次戈矛又次鋒刃何也敵在  
遠則弓矢所及敵在近則戈矛所及敵互進而短兵接則  
鋒刃所紛出而錯應故攻人之具亦有次序甲以衛身冑  
以衛首干楯以扞蔽皆自衛者殺之欲其完固敵之欲其  
慎密無敢不善者殺之敵之各極其至也長兵則用弓矢  
短兵則用戈矛鐵鉞刀劍則有鋒刃皆攻人者備之欲其  
多鍛之欲其堅礪之欲其利無敢不善者備之鍛之礪之

各盡其善也首善字貫下甲鎧也冑兜鍪也唐孔氏曰古  
作甲用皮秦漢以來用鐵鎧鍪二字皆從金蓋用鐵爲之  
故經典皆言甲冑秦漢以來始有鎧兜鍪之文絲穿謂之  
縶謂甲繩有斷絕當使縶理穿治之干楯也卽今之防牌  
內面有縶繫于手以持之蓋楯無施功之處惟繫紛于楯  
紛如綬而小繫于楯以持之耳欲其繫密故曰縶弓必二  
以備折壞矢一房必百弓十矢千使其數備足令弓調矢  
利案毛傳云五十矢爲束或臨戰用五十矢爲束也鍛礪  
雖五文然戈矛刺人之物須鍛斧鉞刀劍有鋒刃須礪鍛  
是悖而淬之水中以堅之戈矛是鎗體渾故欲精堅鋒刃



是刃劍之只磨之則利故曰礪  
 釋名云甲以物有孚甲以自禦亦曰介曰函曰鎧皆堅  
 重之名○考工記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  
 五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凡為  
 甲必先為容然後制革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二  
 以其長為之圍凡甲鍛不擊則不堅已敝則撓凡察甲  
 之道眡其鑽空欲其窻也眡其裏欲其易也眡其朕欲  
 其直也橐之欲其約也舉而眠之欲其豐也衣之欲其  
 無齟也眡其鑽空而窻則革堅也眡其裏而易則材更  
 也眡其朕而直則制善也橐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

則明也衣之無齟則變也注屬者甲之札葉相續也一  
 葉為一札合甲削去皮裏之肉但取其表合之為甲容  
 者人身之小大長短也先觀人身然後制革煨煉革也  
 擊至也煉之不熟則不堅煉之太熟則撓曲也鑽空穿  
 而為孔也窻孔小貌朕縫處也着之于身無齟齬之病  
 是于人便利也○方言云盾自關而東或謂之蔽或謂  
 之于關西謂之盾○釋名云盾遯也踧其後避以隱遯  
 也狹而長者曰步盾步兵所持與刀相配者也狹而短  
 者曰子盾車上所持者也以犀皮作之曰犀盾以木作  
 之曰木盾○說文云楯蔽也所以扞身蔽目櫓大盾也



○禮書云盾以革爲之其背曰瓦其瓦設錫朱質而繪以龍龍之外又繪以雜羽其繫之也以繡韋其屬繡韋也以紛書曰敵乃干則敵者繫以紛也國語曰輕罪贖以鞮盾則鞮者繡韋也○方言云戟楚謂之子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鈇或謂之鎮吳揚之間謂之戈東齊秦晉之間謂其大者曰鏐胡其曲者謂之鈎鈇鏐胡三刃枝南楚宛郢謂之匣戟其柄自關而西謂之秘或謂之及○考工記戟秘廣寸有半其刃三之四寸半胡四之六寸援五之七寸半倨勾中矩與刺重三鈇禮書曰蓋戟有三鋒刺則鋒之直前者也胡則正方中矩而

下垂者也援則磬折而上達者也又曰戟或作棘春秋傳曰子都拔棘明堂位言越棘周禮言棘門則戟刺一也○淮南子汜論訓曰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高誘注云刃五刃也刀劍矛戟矢也○原道訓曰刃犯難而鎔無患者何也以其託于後位也注云鎔矛戈之鎔刃矛戈之刃亦在前故犯難鎔在後故無患○世本云揮作弓夷牟作矢注黃帝臣○古今姓纂云黃帝第五子青陽生揮爲弓正觀弧星始制弓矢王祀弧星因姓張氏○山海經云少皞生般始爲弓矢○荀子云倕作弓浮游作



矢○方言云弓謂之韃或謂之續○釋名云弓窮也其  
 末曰梢又謂之弭中央曰附肅附之間曰淵○說文云  
 淳盡弓也梢角弓也弧木弓也矧弓反也矧弓曲也矧  
 弓便利也張弛弓弦也矧弓急張也矧弓強貌也弘弓  
 聲也○爾雅云弓藏謂之贛○魚龍河圖云弓之神名  
 曰曲張○考工記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  
 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為遠也角也者以為疾也筋也  
 者以為深也膠也者以為和也絲也者以為固也漆也  
 者以為受霜露也注取幹以冬取角以秋絲漆以夏六  
 材既具必有巧匠然後能調適而用之也○為天子之

弓合九而成規為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  
 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  
 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  
 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庇軹  
 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三分弓長而揉其一三  
 分其股圍去一以為蚤圍三分弓長以其一為之尊上  
 欲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雷遠蓋已崇  
 則難為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良蓋弗  
 冒弗絃殷畝而馳不隊謂之國工○方言云箭自關而  
 東謂之矢江淮之間謂鏃關西曰箭又云凡箭簇三鏃



者謂之羊頭其廣長而薄鏃謂之錕或謂鈹○太公兵

法云箭之神名續長○太公六韜云陷堅陣敗強敵大

黃弩弩名參連弓名飛鳧電影自副飛鳧赤莖白羽以鐵為首

皆箭名○唐六典曰箭本曰鏑體曰榦其旁曰羽其矢末

曰括又曰骨鏃曰髀鐵鏃曰鏑鳴箭曰散霹葉曰鈇皆

古之制也竹箭以竹為筈諸箭亦通用木箭以木為筈

唯利射獵兵箭剛鏃而長用之射甲弩箭皮羽而短用

之陷堅也○合璧事類云箭竹高丈節間三尺可為矢

故亦名焉矢之為言直也矯而使之直也然必括而羽

之括謂受弦處鏃而礪之鏃謂箭末亦搦所以發矢者

箛考工記矢人為矢鏃矢殺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兵

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弗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

參分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筈厚為

之羽深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

以設其羽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

憚矣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璇前弱則俛後弱則翔

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趨是故夾而搖

之以眠其豐殺之節也撓之以眠其鴻殺之稱也凡筈

欲生而搏同搏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臬○注鏃矢

殺矢皆三分其矢之長以衡平之一分在前二分在後



以鏃在筈首差重也兵矢潔矢以五分均之二分在前三分在後其鏃小輕故也弗矢以七分均之三分在前四分在後其鏃又差短小故也殺其一者筈長三尺殺其前一尺令趣鏃也羽其一者羽者六寸也以筈之厚爲羽之深量其力之所受也陰沉而陽浮試之以水以辨竹之陰陽也比者筈之兩旁也夾其左右而設其比使輕重適均也夾其比而設其羽者置羽于四角也羽有三分亦居一分用之以射則雖疾風之中亦無所驚動也亦長寸圍寸鏃上之重三琬卽治氏殺矢之制也矢之筈其強弱欲適中矢之羽其豐殺欲適節紆者去

不直也趨者去太急也前弱則矢行而低後弱則矢行而旋中弱則矢行而曲中強則矢行而起此強弱之失中者也羽太多則矢行緩羽太少則矢行疾此豐殺之失節也以指夾其矢而搖之則知羽之豐殺以指撓其幹而曲之則知筈之強弱故相筈之法欲生而搏取其體之圓也竹之圓旣同則擇其重者用之竹之重旣同則擇其節之疎者用之節之疎旣同則擇其縝栗者用之如此其材美而其矢善矣○趙氏兵書云鶉尾金僕石磬忘歸信往皆矢名○三箭畧記云富平城有蒲臺臺下縈蒲似水楊而勁堪爲箭○司馬相如云夏服之勁



箭○左思云其竹則篋管箠箠柱箭射箭由梧有篋篋  
勞有叢○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  
掌其守藏與其出入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箠及其頒  
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槌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豸  
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其矢箠皆  
從其弓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凡矢在矢絜矢  
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鏃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  
弗矢用諸弋射恒矢痺矢用諸散射注此八矢者弓弩  
各有四焉枉矢殺矢矰矢恒矢弓所用也絜矢鏃矢弗  
矢痺矢弩所用也○諸葛孔明曰夫師之行也有好鬪

樂戰獨取強敵者聚為一徒名曰報國之士有氣冠三  
軍才力勇捷者聚為一徒名曰突陣之士有輕足善步  
走如奔馬者聚為一徒名曰舉旗之士有騎射若飛發  
無不中者聚為一徒名曰爭鋒之士有射必中中必死  
者聚為一徒名曰飛馳之士有善發強弩遠而必中者  
聚為一徒名曰摧鋒之士此六軍之善士各因其能而  
用之又曰若乃圖難于易為大于細先動後用刑于無  
刑此用兵之智也師徒已列戎馬交馳強弩纔臨短兵  
又接乘威布信敵人告急此用兵之能也身衝矢石爭  
勝一時成敗未分我傷彼死此乃用兵之下也



此節是師未出時號令軍伍所在之居民清道路也。今惟  
淫舍玩今惟二字便見王師所至秋毫無擾居民處若曰  
今惟其如此所以不得不令爾民如此也。使非淫舍牯牛  
馬豈阻爾之獲穿哉。兵行用牛駕車以載軍儲用馬服乘  
以供武用師出則牛馬所舍之閑牧已隨水草而大布于  
野矣。然今日閑牧之地皆前日居民掩捕之所有設機為  
獲以捕虎豹者從而杜之有掘地為穿以捕小獸者從而  
斂之無敢傷牯若或不謹而傷牯之牛馬謂軍儲武用何  
則有常刑在舍牧放也。牯牢閑也。軍所止之處出之牢閑  
而牧于草澤曰舍牯獲檻也。檻以捕虎豹穿地為深坑又

設機于其上防其躍出穿以捕小獸入必不能出不設機  
也穿以穿地為名獲以得獸為名杜閉絕也斂填塞也傷  
牯謂傷牛馬牯傷即牛馬傷以牛馬在牯遂以牯為牛馬  
之名常刑殘人畜之刑舉此例之凡川梁藪澤險阻屏翳  
有害于師屯者皆在矣此意要足

易童牛之牯本義訓施橫木于牛角以防其觸然馬無  
角當是施牯于足以防走失耳。○正義曰周禮克人掌  
繫祭祀之牲拴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鄭玄云牢  
閑也校人掌王馬之政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然則掌  
牛馬之處謂之牢閑牢閑是周衛之名也。○周禮小宰



獸人掌罟。改獸辨其名物。又寘人爲阱。獲以攻猛獸。以靈鼓。毆之又雍。人凡害于國稼者。春令爲罝。獲秋。塞罝杜獲。○丹鉛總錄云。罝獲以罟爲獲。而掛之。陷罝爲陷。如罝以陷。罝獲以局。緝禽獸。今之扣網也。陷阱以陷。墜禽獸。今之賺坑也。

此節是師旣出時。戒將士以嚴部伍也。自古喪師之患。未有不因標掠失伍爲敵所乘者。軍亂生于動。故軍以各居其所。不動爲法。牝牡相誘。謂之風。馬牛風逸。因牝牡相逐而遂至放逸去遠也。馬牛臣妾。卽敵徃徃有散逸。亦有以此餌我者。時說則專主居民言。夫居民無敢傷牝矣。凡我

部伍。其可擾居民乎。故所過居民有馬牛風逸者。臣妾逃亡者。爾將士無敢越軍壘而逐之。若不逐而偶得者。又當敬還民家。此不失部伍者。我商度多寡以賞汝。祇復不定。要送還他。只不收番。便是越逐祇復。俱貼將士。不失部伍。上商賚承。勿逐祇復二意。以示勸也。越逐不復。分應上四句。汝或越軍壘而逐之。或偶得而不復。是亂我部伍者。汝則有常刑。刑有定律者也。無敢寇攘。是總冒。又不可故爲寇。爲攘。踰人垣墻。竊人不風之牛馬。誘人不逃之臣妾。一有所犯。亦有常刑。至重亂部伍上二常刑對看。○王方麓曰。前之馬牛臣妾。指其在軍中者也。後之竊誘。兼軍中與



所過居民之家而言俗儒寡聞謂軍中安得有臣妾乃以爲皆居民之所畜養者而不知與經越逐傳失主之言相悖蓋古之軍皆平民衣糧自費一人從軍一家供之漢時亦有私從安得謂無軍士在軍當各守部署止則有壘壁行則有隊伍故戒其本部中馬牛有風逸臣妾有逋逃爾軍士宜鎮之以靜本部按堵不動勿敢越軍壘而逐之蓋越逐則奔者未及逐者先亂軍伍不可復整矣又戒其他部見馬牛臣妾奔逸至者無敢收藏當敬而歸之我自商度爾所還之物多寡輕重之數以賞汝爲還歸之勸若本部越逐他部不復汝則有常刑蓋越逐有禁而不復無刑

則無以行其禁又不復有刑祇復有賞則人孰敢犯令哉此軍伍中事也至于師旅所經過居民又戒軍人無敢暴掠若居民馬牛臣妾非逋逃也非風逸也而爲寇攘踰垣墻以竊之誘之則其罪又不止于不復而已我于汝亦有常刑此不惟欲所過秋毫無犯况部伍輕動每易爲敵所乘故專戒之

牛順物乘風而行則順馬徒物逆風而行則徒出三餘贅筆與左傳解風馬牛不同○諸葛孔明曰夫林戰之道畫廣旌旗夜多金鼓利用短兵巧在設伏或攻于前或發于後叢戰之道利用劍楯將欲圖之先度其路十



里一場五里一應偃戢旌旗待嚴金鼓令賊人無措手  
足谷戰之道巧于設伏利以勇鬪輕足之士凌其高必  
死之士殿其後列強弩而衝之持短兵而繼之彼不得  
前我不得往水戰之道利在舟楫練習士卒以乘之多  
張旗幟以惑之嚴弓弩以中之持短兵以捍之設堅柵  
以衛之順其流而繫之夜戰之道利在機密或潛師以  
衝之以出其不意或多火鼓以亂耳目而攻之可以勝  
矣又曰夫兵起而靜者恃其險也迫而挑戰者欲人之  
進也衆樹動者車來也塵土卑而廣者徒來也辭強而  
進驅者退也半進而半退者誘也杖而行者機也見利

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  
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數賞者窘也屢罰者  
困也來委謝者休息也幣重而言甘者誘也又曰書曰  
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人力故用兵  
之要務攬英雄之心嚴賞罰之科總文武之道操剛柔  
之術說禮樂而敦詩書先仁義而後智勇靜若魚潛動  
若奔獺散其所連而折其所強耀以旌旗戒以金鼓退  
若山移進如風雨擊崩若摧合戰如虎迫而容之利而  
誘之亂而取之卑而驕之親而離之強而弱之有危者  
安之有懼者悅之有叛者懷之有寃者伸之有強者抑



之有弱者扶之有謀者親之有讒者覆之獲財者與之  
不倍兵以攻弱不恃衆以輕敵不傲才以驕人不以寵  
而作威先計而後動知勝而始戰得其財帛不自寶得  
其子女不自使將能若此嚴號申令而人願鬪則兵和  
必接而人樂死矣又曰夫用兵之道尊之以爵賄之以  
財則士無不至矣接之以禮勵之以信則士無不死矣  
蓄恩不倦法若畫一則士無不服矣先之以身後之以  
人則士無不勇矣小善必錄小功必賞則士無不勸矣  
○司馬穰苴曰冢宰與百官布令于軍曰入罪人之地  
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牆屋無伐林木無

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  
無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既誅有罪王及諸侯脩正其  
國舉賢立明正刑授職又曰古者逐奔不遠縱綏不及  
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以禮爲固以仁爲勝既勝之  
後其教可復是以君子貴之也有虞氏戒于國中欲民  
體其命也夏后氏誓于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于  
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  
民志也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亦故其兵不雜殷  
義也始用兵之亦矣周力也盡用兵之亦矣夏賞于朝  
貴善也殷戮于市威不善也周賞于朝戮于市勸君子



懼小人也三王彰其德一也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大重則鈍鈍則不濟戎車夏后氏曰鈞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旂夏后氏玄首人之執也殷白天之義也周黃地之道也章夏后氏以日月尚明也殷以虎尚威也周以龍尚文也師多務威則民誦少威則民不勝上使民不得其義百姓不得其敘技用不得其利牛馬不得其任有司陵之此謂多威多威則民誦上不尊德而任詐慝下不尊道而任勇力不貴用命而貴犯命不貴善行而貴暴行陵之有司此謂少

威少威則民不勝軍旅以舒爲主舒則民力足雖交兵致刃徒不趨車不馳逐奔不踰列是以不亂軍旅之固不失行列之政不絕人馬之力遲速不過誠命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故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脩已以待人不召不至不問不言難進易退在軍抗而立行逐而果介者不拜兵車不式城上不趨危事不齒故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右者賢王明民之德盡民之善故無廢德無簡民賞無所生罰無所試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賞而不罰至教也



上三節是行時事。此節是臨時事。蓋先期而戒也。徐為淮翼剪徐則淮之聲援自阻。第彼或憑城而老我師。即我難浪戰以求遠勝。破期莫必。而糗糧或乏。則士氣先隳。故特服大刑。且我勤師往征。彼未必不潛師屢擾。則我常為客。彼常為主。故彼或即守以用攻。我當即攻以用守。此轉客為主之法。但不築則慮擾師。欲築又慮擾築。即于攻之期。建守之策。兩甲戌字。正見兵家秘訣。且車為兵之重務。騎又兵之選鋒。芻茭不多。正與乏軍興同。故有刑築且秣食。非近不辦。故兩以郊遂言之。不逮不供不多。非慮供役後時。恐其以忽心視夷戎。故各致戒嚴。立期會在甲戌。我

惟征徐戎句內見。首句是總見。下三段皆以軍需來會者。皆期會中事。故總日期會二字有別。期是甲戌。出征日期會。是會集諸侯之師。于是日往征。計時日之孤。虓相。則甲戌乃用兵之期。量敵人之堅瑕緩急。則徐戎乃受征之國。時說之意。謂經文所以言征徐戎在甲戌之期者。此是從征之諸侯如期來會。不知此句是起下文糗糧楨幹芻茭三段。不重在諸侯來會上。傳云軍以期會芻糧為急。作一句讀。言軍旅以期而會。惟獨芻糧為急也。只重芻糧字。期會帶言之耳。此節是示以征伐之所有事。先提期日言者。使知所備。徐戎尤近魯境。故先加之。兵糧以足軍食。楨



幹以治軍壘芻以供牛馬皆期會所最急者伯禽爲侯伯  
監七百里諸侯率以同征糗糧乃從征諸侯所當自賫故  
不言魯楨幹芻芟非遠國能致故專責之魯峙具也豫儲  
米粟謂之儲糗熬米麥也不逮謂糧儲少不及衆人與軍  
從征而有乏少謂之乏軍興糗糧以足軍食當儲備汝糗  
糧無敢不相逮及一或不相逮及則誤我軍政汝則有乏  
軍興之死刑此乃告諸侯也若魯人三郊三遂之地合此  
郊遂之民當備乃楨幹乘甲戌外征之期卽力爲修築營  
壘以防衝突汝無敢不供一有不供汝則有無餘刑以加  
但不至殺耳楨墻端當土之木幹墻旁夾版之木築攻敵

壘距堙之屬堙土山距堙上城具也築者築壘壁以老寇  
師且守且戰也再提甲戌言者明築與征同日所謂不得  
擾我之築也不是平對語徐戎淮夷近在魯東郊不伐之  
于郊而載糗糧遠征其國旣以甲戌築又以甲戌行何也  
若伐之于東郊魯人自戰其地易以敗散築城而守之徐  
夷必爭使土功不得成故以是日築亦以是日行徐夷方  
空國寇魯魯侯乃以大兵往攻其巢穴師興之日東郊之  
圍自解所謂攻其必救築者亦得成功也故言征言築終  
不言戰蓋妙于用兵又魯人三郊三遂之地合此郊遂之  
民當備乃芻芟以供軍馬牛之用無敢不多一有不多汝



則有大刑。天子國百里為郊，鄉在郊內，遂在郊外。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為正，遂為副。此言三郊三遂者，三郊謂三鄉也。鄉近郊，故以郊言。兩寇並至，其勢甚重，故悉起鄉遂之兵應之。此指魯之軍制言。謂之三鄉三遂，則可謂之三郊，則不可。國必有四郊，郊外有遂。其曰三郊三遂，蓋夷戎為寇，東郊正受敵處，故使此郊之民專意距守，而調發儲峙，則使西南北三郊三遂之民，蓋取給于不受敵之地也。書序云：東郊不開，蓋晉之以備敵耳。糗糧難備，不得偏少，故云無敢不逮。楨幹易得，惟恐闕事，故云無敢不共。芻茭不繼，則馬牛疲累，必至偵轅，故云無

敢不多。糗糧，人食。芻茭，牛馬食。束草為芻，乾芻為茭。人與牛馬不可一日無食，故俱加乏軍興之大刑。凡言有常刑者，法書有定名而申之也。無餘刑者，不定之辭。法書既無定名，臨時以情輕重刑之，無餘無一刑不用，但非殺耳。一云如此刑之外，又有一等重刑，則此刑為有餘刑矣。今所用之刑，是重而無餘者，特不至于死刑而殺耳。蓋除却死刑一節言也。其言申西木，即文子正實

夫為將之道，必順天。因時，依人以立勝也。故天作時不作，而人作是謂逆天。時作，天不作，而人作是謂逆天。天作時，而人不作，是謂逆天。智者不逆天，亦不逆時。亦



不逆人也。○疏時日支干者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爲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爲干支干所以配時日而用之也。云五行旺相孤虛之屬者五行金木水火土是也。金旺在巳午未申酉木旺在亥子丑寅卯水旺在申酉戌亥火旺在寅卯辰巳午土旺在申酉戌亥孤虛者蓋孤虛之法以一畫爲孤無畫爲虛二畫爲實以六十甲子日定東西南北四方然後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卽知吉凶矣。又如周武王犯歲星以伐商魏太祖以甲子破慕容凡用師之道有太史以抱天時太師執同律之類是也。○孫子曰天者陰陽寒暑時

制也。曹操注曰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之制故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杜牧注曰陰陽者五行刑德向背之類是也。今五緯行止最可據驗。巫咸甘氏石氏唐蒙史墨梓慎裨竈之徒皆有著述咸稱秘奧察其指歸皆本人事以往事驗之秦累世戰勝竟滅六國豈天道二百年間常在乾方福德常居鶉首豈不曰穆公已還甲身趨士務耕戰明法令而致之乎。周武王伐紂師次于泥水其頭山風雨疾雷鼓旗毀折王之驂乘惶懼欲死太公曰夫用兵者順天道未必吉逆天道未必凶若失人事則三軍敗亡且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



之不聞故智者不法愚者拘之若乃好賢而任能舉事而得時此則不看時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待禱祠而福從遂命軀之前進周公曰今時逆太歲龜灼言凶卜筮不吉星凶爲災請還師太公怒曰今紂剖比干囚箕子以飛廉爲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可知乎乃焚龜折著率衆先涉武王從之遂滅紂宋高祖圍慕容超于廣固將攻城諸將咸諫曰今往亡之日兵家所忌高祖曰我往彼亡吉孰大焉乃命悉登遂克廣固後魏太祖武帝討後燕慕容麟甲子晦日進軍太史令鼂崇奏曰昔紂以甲子日亡帝曰周武豈不以甲子

日勝乎崇無以對遂戰破之後魏太武帝征夏赫連昌于統萬城師次城下昌鼓噪而前會有風雨從賊後來太史進曰天不助人願且避之崔浩曰千里伐人制勝一日豈得變易天道在人豈有常也帝從之昌軍大敗○或曰如此者陰陽向背定不足信孫子敘之何也答曰夫暴君昏主或爲一瑤一馬則必賤人逞志非以天道暴誰能制止故孫子敘之蓋有深旨寒暑時氣節制其行上也周瑜爲孫權數曹公四敗一曰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不習水上必生疾病此用兵之忌也寒暑同歸于天時故聯以敘之也○劉子新



論明天時者察七緯之情洞五行之趣聽八風之動鑒  
五雲之候辨地勢者識七舍之形別九地之勢○孫子  
曰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曹操注曰言以九地形  
勢不同因時制利也張預注曰凡用兵貴先知地形知  
遠近則能爲迂直之計知險易則能審步騎之利知廣  
狹則能度衆寡之用知死生則能識戰敗之勢也○兵  
術訓曰硤路津關大山名塞龍蛇蟠結却笠居羊腸道  
發笥門一人守隘而千人弗敢過也此謂地勢相地形  
處次舍治壁壘審烟斤居高陵舍出處此善爲地形者  
也○孫子曰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

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  
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  
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故知戰之  
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  
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  
况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司馬錯曰兵有去備徹  
威而勝者以其有法故也有器用之蚤定也其應敵也  
周其總率也極故五人而伍十人而什百人而率千人  
而卒萬人而將已周已極其朝死則朝代暮死則幕代  
權敵審將而後舉兵故凡集兵千里者旬日百里者一



日必集敵境卒聚將至深入其地錯絕其道棲其大城  
大邑使之登城逼危男女數重各逼地形而攻要塞據  
一城邑而數道絕從而攻之敵將帥不能信吏卒不能  
和刑有所不從者則我敗之矣敵救未致而一城已降  
津梁未發要塞未修城險未設渠笞未張則雖有城無  
守矣遠堡未入戍客未歸則雖有人無人矣六畜未聚  
五穀未收財用未歛則雖有資無資矣夫城邑空虛而  
資盡者我因其虛而攻之法曰獨出獨入敵人不接亦  
而致之此之謂也○司馬錯曰凡守者進不郭圍退不  
亭障以禦戰非善者也豪傑雄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

盡在郭中乃收容廩毀折而入保令客氣十倍而至  
之氣不半焉敵攻者傷之甚也然而世將弗能知夫守  
者不失險者也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工食不與焉出  
者不守守者不出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  
當萬故爲城郭者非特費于民聚土壤也誠爲守也千  
丈之城則萬人之城也池深而廣城堅而厚士民備薪  
食給弩堅矢強矛戟稱之此守法也攻者不下十餘萬  
之衆其有必救之軍者則有必守之城無必救之軍者  
則無必守之城若彼城堅而救誠則愚夫蠢婦無不蔽  
城盡資血城者昔年之城守餘于攻者救餘于守者若



彼城堅而救不誠則愚夫蠢婦無不守陴而泣下此人  
 之常情也遂發其窖廩救撫則亦不能止矣必鼓其豪  
 傑雄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并于前久磨毀瘠者并于  
 後十萬之軍頓于城下救必開之守必出之出據要塞  
 但救其後無絕其糧道中外相應此救而示之不誠則  
 倒敵而待之者也後其壯前其老彼敵無前守不得而止  
 矣此守權之謂也○釋名云城盛也盛受國都也郭廓  
 也廓落在城外也又云墉城垣也方城上垣謂之睥睨  
 言于孔中睥睨非常也亦曰睥言裨助城之高也亦曰  
 女牆言其卑小比之于城若女子之于丈夫也○吳越

春秋云鮒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  
 博物志云城郭自禹始○輿地提綱云城為保民為之  
 也城之制方丈曰堵三堵曰雉雉之長三丈而高一丈  
 也城上垣曰堞樓曰麗譙下門曰譙門無覆屋曰櫓城  
 外河曰池池無水曰隍然城之小者曰堡或曰鄣曰壘  
 有軍屯處曰壁五經異義曰天子之城高九仞公侯七  
 仞伯五仞子男三仞○公羊傳注曰天子之城千雉高  
 七雉公侯百雉高五雉子男五雉高三雉○白虎通曰  
 天子曰崇城言崇高也諸侯曰干城言不敢自專禦于  
 天子也月令每歲孟秋之月補城郭仲秋之月築城郭



○春秋說文云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穀梁曰城爲保民爲之也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凡城之志皆譏也注夫保民以德不以城也如民衆而城小輒益城是無極也○玉海傳曰古者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九里之城三里之宮七十里之國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三里之城一里之宮五十里之國九里之遂三里之郊一里之城以城爲宮益百里之國外城九里雉門是也中城七里庫門是也內城五里路門是也七十里之國外城七里中城五里內城三里五十里之國外城五里中城三里內城一

里于百里之國言外城則伯子男外城可知于七十里五十里之國言內城則公侯內城可知一里之城以城爲宮則其宮府在中城之內矣孟子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此侯伯之國也又云昔之人以大師爲垣得道爲助在德者險苟得民心雖畫地而守效死者莫肯去不然崇城到天巖扉重閉金鋪銅環鐵扇石樞無以結民心至于攜叛不若折柳之樊圃也○東郊去邑八里因木數也南郊七里因火數也中兆五里因土數也西郊九里因金數也北郊六里因水數也○王應電曰先儒紛紛之說以爲王畿中鄉遂不置車馬具什器非夕食



簡異濫二等侯國亦有多寡不同大率不明里數以四面方里而計地少三倍夫孟子方里而井此方字爲實故謂四面方一里爲一井地方千里地方百里此方字爲虛猶地面地土之云故以午貫一直而計四面各皆千里百里斯乃爲實若以四面總計則方千里者止二百五十里方百里者止二十五里而已又泥于同十爲封封十爲畿之說地又少數倍不知同十爲封者言自此已上乃可以封國若上公當有四十封之地十同者極小之封耳封十爲畿者諸侯封國大者食實封一百二十五里小者五十餘里故十倍之爲畿耳苟封國止

十同之地一直不過七十餘里齊魯諸國若費邑卽墨皆原封疆也數百里之廣奚止于七十里十封之地爲百同四面總一千里一直止二百五十里周都關中沃野千里又兼成周之地豈若是小耶至包咸何休氏謂一同百里卽諸侯百里之地諸侯合有車千乘一同之地亦當出車千乘故謂一成出車十乘一通出車一乘夫一乘百人數不可缺也地有上中下約之爲一井四家數不能增也以四十家而出百人二家內應出五人有是理哉其弊皆因指定四面爲百里又限于諸侯千乘遂爲此說以合之也季氏以方里爲井爲一里故謂



公侯之國方百里提封萬井爲里者萬大國三軍則每井當出三人七十里之伯國當積五千里是半于公侯也次國二軍則每井當出四人子男方五十里爲方里者二千五百里又半于伯也小國一軍每井亦當出四人此則不計侯國元出車之數止計其三軍二軍一軍又謂每軍止萬人遂生一井出三人四人之說獨不思一井有上中下受地止于四家而出四人止可以供軍將何以耕田而別有所爲乎馬氏則據司馬灋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以百井而出一車百里之封爲方十里者百僅出車百乘不及千乘之數因增爲三百一十六

里有畸以附于周禮封疆方四百里之說季氏亦據成方十里出車一乘同方百里提封萬井出車百乘同十爲封十萬井出車千乘封十爲畿畿方千里百萬井出車萬乘遂以謂成出車一乘積至百同爲萬乘此畿內之制通出車一乘積至一同出車千乘此諸侯之制謂畿內地寬侯國地窄所以不同夫謂通出車一乘者固不足道若謂成出車一乘斯民亦不堪命謂天子之車止此萬乘亦限于以四面總計爲千里故不知有更休之灋且天下之民一也豈有內輕外重遂差十倍之遠哉愚之計地以午貫一直而論中間所包有數倍之多



故天子之地四面一直千里上公一直五百里至男邦  
一直百里其地既廣名山大川不以封封內唯有小山  
川除其三分之一故以天子計之爲田一千六百同每  
同出車百乘此乃備車之數猶今十排年人盡兵也通  
王畿一十六萬乘司馬灋所陳是也有簡稽之數爲更  
番調遣而設卽府兵之制猶今之該年每十乘而稽其  
一通王畿內一萬六千乘經傳所稱天子萬乘是也有  
用軍之數爲大師大田征行而設卽後世從征之士猶  
今里甲之當直者天子止于六軍爲大司馬教閱之軍  
大雅棫櫟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是也其調遣之灋于

該年輪流而徧候國之制亦每同出車百乘當有數千  
乘亦猶今之十排年也其簡稽之灋十年一輪故止稱  
千乘至于所謂三軍二軍一軍者亦該年之當直者耳  
是故王畿侯國鄉遂都鄙出車之數竝無多寡不同斯  
民之役於無勞逸異制自王國以達于四海均平徧  
所以爲萬國咸寧之道也或疑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  
帛者萬國武王伐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如周禮侯  
封之大安得有此國數耶蓋公食者四之一侯伯食者  
三之一子男食者半則其餘皆爲附庸且附庸之封必  
小不過一二同之地故寰內無害其爲數千國矣○章



氏曰王畿千里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郊外為鄉六鄉  
 百里通十為同為百里者十提封九萬井九十萬夫之  
 地除川澗城邑之屬三萬六千井除公田九分之一為  
 五十萬二千夫又以一易再易三易通之三分去一為  
 三十五萬四百夫率三百五十家賦一乘四丘為乘積故曰丘乘積  
 六鄉為千乘而餘率七家賦一兵積六鄉為七萬五千  
 人此六軍之制也六遂及三等侯國皆如鄉之法畿方  
 千里為千里者十如鄉之除為三百五十萬四千夫賦  
 車千乘卒七十五萬人為六軍者十此通畿之制也牧野  
 之師紂軍七十萬意通畿皆發大司馬迺而征之十年而役一遍凡三

家可任者率十有一人

每一家一人為兵其餘丁謂之羨卒今日十有一人是并羨卒

通算則一人終身無過一役再役而已然直任者又三

時務農一時講武先王之不窮民力如此古者畿內之  
 兵不出所以重內也即有四方之役則用諸侯兵耳或  
 遣上公帥王賦亦不過元戎十乘以先啟行而已而調  
 兵諸侯亦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蓋哀荆旅武王克  
 商實用西土至于征徐以魯追貊以韓討淮夷以江漢  
 畧見于經可考也平王戊申以遠見刺當是時周都洛  
 矣繇洛戍申許毋乃未甚遠者周人已不能堪况後世  
 有勞師萬里者哉齊威東討陳濤惟及江黃北伐山戎



亦因燕衆蓋猶有節制者自晉文城濮之役以秦師從諸侯之後惟黨是與無復先王之舊矣○夫賦以出軍古所謂力役之征也受田百畝之家是謂一夫力役之征由是出焉卽軍賦也此外惟冬作一事所謂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舍此別無力役之征况軍旅之用歲入自克平人又安得復出口賦之泉以克軍需乎胡康侯曰古者公田助而不稅魯自宣公初稅畝後世遂以爲常而不復至是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田以出粟爲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爲主而足兵今用田賦爲軍旅之征非矣蓋十取二者就田以取稅也賦用田者計田以

出財也魯之軍賦歲以冬征未有改也特以軍需不足復用田以賦是增一賦矣後遂變爲口賦之灋于是軍賦口賦分爲兩事而闔境無不算之民矣○正義曰峙具也預貯米粟謂之儲峙鄭衆云糗熬大豆及米也說文云糗熬米麥也鄭玄云糗擣熬穀也謂熬米麥使熟又擣之以爲粉也糒乾飯也糗糒是行軍之糧○正義曰峙具禎幹以擬築之用題曰禎謂當牆兩端者也旁曰榦謂在牆兩邊者也釋詁云禎榦也舍人曰禎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榦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正義曰上云甲戌我惟征徐戎此云甲戌我惟築期以至日卽



築當築攻敵之壘距堙之屬兵法攻城築土爲山以闕  
望城內謂之距堙襄六年左傳云晏弱城東陽而遂圍  
萊甲寅堙之環城傳于堞杜預云環女牆也堙土山也  
周城爲土山及女牆宣十五年公羊傳楚子圍宋使司  
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何休  
云堙距堙上城具也是攻敵城壘必有距堙知築者築  
距堙之屬也王肅云汝則有無餘刑父母妻子同產皆  
坐之無遺免之者故謂無餘之刑然入于罪隸亦不殺  
之鄭玄云無餘刑非殺者謂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  
在軍使給廩役反則入于罪隸春藁不殺之周禮司厲

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藁鄭玄云奴從坐  
而入于縣官者男女同名鄭衆云輸于罪隸春人藁人  
之官也然不供楨榦雖是大罪未應緣坐盡及家人蓋  
亦權以脅之使勿犯耳○諸葛孔明曰將之器其用大  
小不同若乃察其奸伺其禍爲衆所服此十夫之將夙  
興夜寐言詞密察此百夫之將直而有慮勇而能鬪此  
千夫之將外貌桓桓中情烈烈知人勤勞惜人饑寒此  
萬人之將近賢進能日慎一日誠信寬大閑于理亂此  
十萬人之將仁愛洽于下信義服隣國上曉天文下察  
人事下識地理四海之內視如家室此天下之將○馮



琦曰兵不識將而將不識兵用非所養而養非所用塹山湮谷尚云乘塞之難敝甲凋兵何遽出車之易彼有所必爭而黨合我無所不備而力分國虛難動民困易搖上兵惟貴于伐謀下策莫危于浪戰欲建外寧之業無如內治之圖秣馬厲兵椎牛饗士下見恩而後用法上持法而後用兵寬文網以破拘攣考功能而甄壯烈惟我兵能奮于固圉彼驕虜自頓于堅城先不敗而後圖功先無害而後徼利進固可以制勝退亦足以自完且邊臣在賞罰之中然後肯盡心力廟廊在功罪之外然後能知權衡○此國史所書孔子存之帝王之後以

周禮猶在魯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卽此一時禦敵而本末先後輕重緩急井然有條規模整暇可爲周公家法○郝敬曰成王初年周公留相王室伯禽就魯封詩云乃命魯公俾侯于東是時武庚倡亂淮徐屢畔周公連年東征寇近魯郊故魯公出師敵王愾也在平時諸侯無征伐而說者遂謂魯公爲方伯其請張附會類此然諸侯之事以終書何也亦猶詩之有魯頌也天子降而思康侯周亡而思魯魯周公之國文武亡而思周公故春秋因魯史以憲章文武忠臣孝子之情也魯至三桓專而公室卑成襄以後五六公有奮然振作如伯禽



者則魯猶可為而周公不衰夫子所以錄費誓也

始春秋亦因魯史以錄此文近世因魯史而錄此誓者三

而思魯史與周史不同魯史之國文定其誓而魯公

然謂其文定其誓而魯公亦謂其誓而魯公亦謂其誓

其誓而魯公亦謂其誓而魯公亦謂其誓而魯公亦謂其誓

其誓而魯公亦謂其誓而魯公亦謂其誓而魯公亦謂其誓

其誓而魯公亦謂其誓而魯公亦謂其誓而魯公亦謂其誓

其誓而魯公亦謂其誓而魯公亦謂其誓而魯公亦謂其誓

其誓而魯公亦謂其誓而魯公亦謂其誓而魯公亦謂其誓

其誓而魯公亦謂其誓而魯公亦謂其誓而魯公亦謂其誓

尚書葦籥卷五十七終

尚書葦籥

東海潘士遴輯著

後學 古濤張孫振鑒定

秦誓

史記云繆公自茅津濟渡河封嶠中尸為發喪哭之三日乃誓于軍以申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諫令後世以記余過按史記繫作誓于取王官封殺尸之後蓋自是不復戰矣書序誤以為敗殺歸事安在其悔用兵也

據傳春秋敗嶠之後復有彭衙濟河之師初亦徒悔耳

徒悔不改繆公所以僅為繆公也夫子于書取其一念

之悔而于春秋責其遂非之失一寬一嚴意各有主○

按春秋僖公三十三年秦繆公違蹇叔之言伐鄭晉敗



秦師于殺晉文公二年秦伐晉報殺之役敗績于彭衙  
三年秦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秦與忿  
師為死寇晉人不應有謀也秦遂封殺尸還秦誓當作  
于此時蓋三師皆不得志而眾損國敝極矣勢窮而返  
始悔不用蹇叔之言當時若從蹇叔則無殺之敗無殺  
之敗則無報復之舉而秦何事哉此秦誓所以作也  
首節提起發命古人有言兩節叙已悔過之意惟古謀人  
兩節言已悔過之事昧昧我思至末又推言悔過之由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警告汝群言之首  
繆公悔過之辭士者群臣之稱繆公與師辱國士論喧然

而起故曰我士聽無譁此誓非獨悔過且息眾論也群言  
之首謂第一切要之言言雖多而喫緊處只在悔過千古  
興亡之故成敗之端莫此為最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  
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引古語以證改過之難喚起次節一節皆是古人之言人  
盡徇已難于改過故多可悔正所稱群言之首也訖者究  
竟終身于是勿以盡人皆然看物在盤圍而不出如人之  
宴安而自恕自文久而不遷一般故以盤訓安一念安則  
百欲從故曰多盤是不能從諫之根徇已者徇已之私有



所貪欲也。安于狗已處，下受責之難。正安于狗已處，不必如舊說責人則明，責已則昏。為狗已也。責人句特形起下句。艱字就貼安于狗已上討出，不必又說非有定見定守者不能等語。看來引古語一直說下，非下是多盤之實。盤是觸境輒滯，盤旋莫省。此不關人導，全由自迷。點一自字便是咎已真脉。彼自多盤之人，原亦是明人。故受責尚非艱。惟受責而改不稽時，便惟艱。此處仍緣自得，故俾非人俾。乃靈念中自密有俾之者。責者斷是逆耳。受責則順之極矣。俾如流水言順且速矣。在心上看，雖說到非虛心克已。若決江河者不能，故曰艱須急挽入。民訖自若是多盤。

語氣上說。繆公懼將來之盤，非既往之盤也。○古人有言曰：凡人溺于私欲，盡自若是多安于狗已也。如他人有利欲之非心，而我以大義責之，何難之有。惟受人大義之責，如流畧無扞格，則未免為利欲所昏而不能矣。是惟艱哉。古人之言深中我之病矣。

憂字承上文來而結成遠想。只目前事實大可憂。使積習不悔，覺無情。日月足供盤旋，來不更邁。今幡然于積習，又只覺有情。日月不容吾挽抹。邁不肯來。邁即詩日斯邁而月斯征。蓋憂之甚而不敢盤矣。○我心之憂，憂其如凡民之狗已不能受責如流也。日月二句正指其所憂來，即指



日月凡日月前者既邁後者必來未有弗云來者但心之憂處以日月逾邁若似弗云來而無時可改過耳若弗云來如不復反也自咎悔遲恐改過無日不敢多盤則急改之意自見猶未明言何過下節始出傳已然之過二句本篇意豫言非正解若本文但說已然之過既無計之可追未遷之善恐無日之可及矣所謂我心之憂云云也憂字該得廣便有子孫黎民在于念矣

張侗初曰過人之生機也聖人所不能無也人無過則物而不靈何也天以極寒極暑而過也土瘠好川安決而地過也然寒寒暑暑而不害天天于寒暑過之矣瘠

好變而滄桑無常地之過過矣人得天地之氣而安能無過過者過而不留也雲過太虛客過逆旅雲不點太虛客不礙逆旅若住而留焉則不化不化則點且礙者多矣故曰所過者化過化之過過也人生本體清淨一物不加只緣習氣所結遂于本體磨盪處不能不來渣滓此等總是習氣無關本體猶空之有雲逆旅之有客然亦是靈性翕張鼓盪而有之故空不能無雲逆旅不能無客而生人不能無過世惟木偶土梗無知覺運動纔不入于過然天地間亦何用此木偶土梗人之靈于木偶土梗也以其知覺運動也既有知覺覺處亦過矣



既有運動動處亦過矣。覺而過。過而覺也。動而過。過而動也。不得謂偏覺礙覺。妄動礙動。覺則無偏。動亦無妄矣。其有偏妄者。留之故也。前境不往。則舊境不新。舊往新生。如環不窮。過卽無過。此生機之妙也。今夫鏡日照而翳生焉。水日流而滓生焉。然翳與滓。無與鏡水也不拭。則翳矣。不澄。則滓矣。拂翳得鏡。清滓得水。易簡直截。過還無過之真光景也。是以至人虛中而待之。獨力而主之。不干神明中鬪。是非非亦爲是。不干潔白地。別垢淨垢亦爲淨。浮空碧雲。仰面青天堂。上接客主人。內守雖百千過。無一留者。若久而留住。是陰霾累日蔽晴空。

盜入室而據其家也。雖然。霾安能有其空。盜安能有其家哉。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猶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旣愆。我尚有之。佗佗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諱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此明言悔心之切處。當時亦只因自立。主見喜人。能逢到底。受那自害耳。古之謀人。四句正形容多盤之過。尚猷詢茲黃髮。蓋猶冀來者之受責也。○君主斷。臣主謀。故曰謀人。古之謀人。暗指蹇叔。今之謀人。暗指杞子。古之謀人。老



成長慮。執古義，不苟就人，意者也。我非不知其老成，但其  
所謀者，未就予意，我乃以爲阻事機，而忌嫉之。今之謀人，  
新進喜事者也。利在眉睫，功在頃刻，初心亦知其不穩，但  
以其謀遷就己意，而姑且將就親之喜，而不忍割，則溺于  
其說而不自覺矣。親卽任用，姑字要看，姑將就以爲親已，  
是將亦就字之意，非將順之將。旣云古之謀人，又云未就  
予忌。旣云今之謀人，又云姑將以爲親，便是安于徇己，不  
能受責如流處。正已往之愆，俱是多盤所致，故悔之。雖則  
云然，卽接前四語輕過下，如云旣往之過，雖已如此，然天  
下事豈容再誤哉。自今以往，凡國有大事，庶幾謀茲黃髮。

人今而道古，髮短而心長，資之以故實，寄之以長筭，雖無  
快心之事，亦可免敗績之虞。故曰罔愆，黃髮卽古之謀人。  
詢黃髮，則不親新進可知，正是改過處。罔所愆，冀其他日  
如此也。此非我之所欲改乎，而惜今有未能也。此是槩論。  
下節方切改過事。

此後備言邪正用舍之要，總是洗多盤之習，破受責之艱。  
番番一節，著用舍之嚴。總是發明詢茲黃髮意。繆公違言  
于蹇叔，左聽于杞子，失計于三帥，致有崤函之敗。此直悔  
其失而欲改之。勇夫指三帥，論言指杞子，良士卽古之謀  
人，論言卽今之謀人。所重在親良士，遠論言勇夫一段，只



引起末段耳。須抑揚看。良士緊粘黃髮說。若徒老亦沒用。惟番番而爲良士。則意氣經消磨之後。力以年衰。自心思經練達之餘。識因老進。脊脊背也。人之力在背。故曰脊力。愆卽易歸。妹愆期之愆。言其少壯有力時多過去了。然力雖愆而謀則壯。故我尚有之。繆公嘗詆蹇叔。墓木旣拱。蓋自悔失言。有字是任用意。時蹇叔不在。曰我庶幾復有斯人而任用之乎。追思至矣。人果勇亦有用。但仡仡而徒成勇夫。則血氣愈盛。念慮愈不能沉。伎名愈張。籌畫愈不能細。故不欲射御中。度無失。正勇處。仡仡武勇之夫。射御中。度不違。雖若可愛。然勇而無謀。多以債師。我尚不欲用之。

惟截截善巧爲言。以強辭奪正理。偏能指害以爲利。畫敗以爲成。故雖君子招不來。麾不去。必不因之變易。却使君子不能伸其辭說。而反若有以易之。如此人雖一人。足以敗事。何暇多有之乎。蓋畏之之甚。截截馬融云。辭語截削。省要也。形容斬截快當。急于見功之狀。君子以位言。君子未嘗易辭。善論言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強辭勝。君子不能易之。若反易君子之辭耳。截截使之也。重看一俾字。絕論言。正任良士處。不是引良士勇夫甚論言之罪。尚有與皇多相應。尚有之者。昔忌之而今欲親之。皇多有之者。昔親之而今欲疎之也。此正其改過處。只可說這樣人。我用



這樣人我不用其所。以當用不當用之。故說不出推明在。下三節。

正義曰。論音辨徐敷連反。又甫淺反。馬本作偏云。少也。辭約。損明。大辨佞之人。○王符曰。昔紂好色。九侯聞之。未乃獻厥女。紂乃大喜。以爲天下之麗莫若此也。以問妲己。妲己懼進御而奪。已愛也。乃僞俯而泣曰。君王年卽。老耆邪。明旣衰。邪何貌惡之。若此而覆謂之好也。紂于是。渝而以爲惡。妲己恐天下之愈進美女者。因白九侯之。不道也。乃欲以此惑君王也。王而弗誅。何以革後。紂則大怒。遂脯厥女而烹九侯。自此之後。天下之有美女者。

乃皆重室。晝閉唯恐紂之聞也。趙高專秦。將殺二世。乃先示權于衆。獻鹿于君。以爲駿馬。二世占之曰。鹿高曰。馬也。二世收目。獨視曰。丞相誤邪。此鹿也。高終對以馬。問于朝臣。朝臣或助二世。而非高高。因白二世。此皆阿。主惑上不忠。莫大乃盡殺之。自此之後。莫敢正諫。而高遂殺二世于望夷。竟以亡夫好之。與惡放于目。而鹿之。與馬者。著于形者也。已又定矣。還至讒如臣妾之飾。僞言而作辭也。則君王失已心。而人物喪我體矣。况乎逢幽隱囚人。而待校其信。不若察妖女之留意也。其辨賢不肖也。必若辨鹿馬之審固也。此二物者。皆得進見于。



朝堂暴質于廷臣矣。及歡愛苟媚，佞說巧辨之惑君也。猶炫燿君目，變奪君心，便以好醜以鹿爲馬，而况于郊野之賢闕外之士，未嘗得見者乎。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伎，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隉，日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有是信任而有之于心，不欲非必屏棄，乃是心無契愛，且悔恨于良士之尚有復轉一思而爲休容之一人。悔恨于論言之不皇有復轉一思而爲忌賢之一人。昧昧字要體。彼向者多盤不受責，非全不思，只是躁心浮氣在皮面着想耳。不知邪正剖分，專在未顯見處藏神。卽利害轉關更在難覩聞處宅竅。故一種昧而又昧，乃我所以密用其思。此正改過真源。若浮氣入之，則思爲朋從矣。昧昧我思句直管到下三節。數節語意俱要得他想像出來的。口吻勿作實事。用良士不用論言之意，只可點在此三節首末中間。不宜夾襍點出。如有者設爲人有如此也。一介獨立無朋意，無技不是說他短，有技而不自用，若無技也。正形容



誠一之意。惟志慮純一。神不外驚。故休休。狀他虛懷大度。寬舒樂易好善之心。不立城府。不修邊幅。此指德器在心。上說。不是休美之休。春和景明而萬物育。天之休也。時和年豐而教化昌。國之休也。汪洋千頃。人已融而無迹。大臣之休也。故有容不足形容。而曰如。如有容。正頂休休一氣說下。無技而休。休有容。蓋惟無善于已。而後能容人之善。下六句。正此句之實。有技是木。彥聖是德。重容德邊。聖字專言。則爲衆善之極。對衆善言。則通明之一端。彥聖二字相連。彥而且聖。不止有技而已。好有德之真切。甚于有才者之若已。有也。大意云。人之有技。負出群之才者。若已有

之。不知其爲在人也。是能容天下之才。于人之美士。有通明之德者。口必稱揚薦達。然其心愛之。不止如自其口之所稱。是能容天下之德。故曰是能容之。總承上能容之才。德正。應轉如有容句。二容字相照。上曰其如。以起下。下曰是能。以應上。無非形容好賢之心。爲特至。蓋上只說有容。曰其如。猶十度之辭。至是能容之。則重之事。權使得展其抱。非空空容賢者。不如忌不足以言之矣。曰是能者。果然不謬之辭。形容休休曲盡。以字作用。字看。謂任用是人。上能保我子孫于後世。下能保我黎民于當時。兩平說。職主也。此好善之誠。以保子孫黎民亦主有利哉。保子孫則後



嗣蒙其利。保黎民則兆庶賴其利。故曰主于有利。或欲以  
以保我子孫。作句。黎民帶下句。繆公伯者。所重在子孫也。  
亦有見子孫黎民之保。在賢智奮庸上看。不作效說。蓋非  
大臣一身獨力能然。由其尊德好士。推賢讓能。使天下善  
類皆在朝廷。輔行善政。子孫世守不變。所以能如此也。全  
在一介臣精神無一毫滲漏處說。如此人。豈非良士而宜  
有者乎。

此見小人之有害于國。我所以不皇有論言也。反上節看。  
冒卽覆冒之冒。障蔽掩蓋之也。疾謂憎疾。患害之也。冒疾  
是忌嫉其所長。恐人之形其短。惡則并其人。以憎之。忌其

才。自然并惡其人。與若已有者異。違是不行其言。不達。并  
阻其事而敗之。不通于上也。違之。俾不達。違異之。使不得  
通利。與其心好之者異。是不能容。亦總承上四句說。如此  
則必恃一己之見。不參衆人之見。好生事以開國家之釁。  
故一有所動。貽子孫之害。一有所舉。貽黎民之害。亦曰殆  
哉。殆與利反。子孫黎民之殆。非一人能致也。由此人妬賢  
嫉能。引用同類。蒙蔽君上。顛倒曲直。蠹政害民。雖傳至子  
孫。仍是其引用之人。盤據不去。正人爲所沮毀。不容人。君  
亦自難辨。不能主張。以此子孫黎民之禍。不可勝言。如此  
人。豈非論言而不可有者乎。此二節形容能容不能容者。



之情狀利害以起下節總結。

劉晝曰讒嫉之人必好聞人惡惡聞人善妬才智之在已前。甚富貴之在其上。猶喉中有噎。吞之思入。胃上有翳。決之願去。吞決之情深。則萋斐辭作。

據休休有容一等人已造伊周地位。傳謂蹇叔太虜至。胃疾謂指杞子尤不可合。杞子特誑秦以忠鄭。何謂胃疾。有技彥聖。秦則喪師。而鄭之子孫黎民無虞。繆公何言之若是。今味昧昧我思之語。深與憂字相合。想其憂時。想着此二端之人。故以此誓群臣。欲群臣勸戒之意。上只言詢猷黃髮。則此二節宜重休休一邊。下只反說爲得。玩末節頂

杞隍說到榮懷尤見。○申結語看上文說出。上言一人之善惡。致一國之興廢。此言一國之興廢。由一人之善惡。無兩層意。四句直說。只以安危言。未說到興亡去。一人二字。全生上一介臣來。邦侯邦也。杞如木之搖動。隍如阜之圯壞。榮者大國亦畏之。是懷者境內無虞。是慶。卽榮懷是杞。隍何處見得。指子孫黎民之不保言。邦之危若不繫一人。彼冒疾而貽殆于人之子孫黎民者。豈待多乎。榮懷何處見得。指子孫黎民之得保言。邦之安若不繫一人。彼有容而貽利于人之子孫黎民者。非一介乎。杞隍曰由一人榮懷。乃一人之慶。又加亦尚二字。語自抑揚。全見去辱得榮。



因危轉安。這種挽回機倪。明明寄在老成心曲。慶亦全由一人。此四句不是泛結。全重兩一人字。深見用舍決難少差。乃是情到思真。則我尚得忌良士而親論言采。此節要得我尚有之。我皇多有之之意。杞隍一人。舍杞子。榮懷一人。舍蹇叔。若三節不必拘泥。此篇出于秦穆其言深。其意淺。凡賢奸用舍俱以利害較之。乃得于創後。非真見賢所以當好。不賢所以當遠也。○通篇只是悔其任人之失。欲謹將來之任人也。其原只在狗已不狗已之間。蓋惟不安于狗已。方能致謹于任人。引古果是群言之首。孔子刪書至此。見得一念悔過。秦繆可予。誘萬世護短馮愚人最懇。

王符曰。國之所以存者治也。其所以亡者亂也。人君莫不好治而惡亂。樂存而畏亡。然嘗觀上記近古以來。亡代有三穢。國不數夫。何哉。察其敗。皆由君常好其所亂。而亡其所治。憎其所以存。而愛其所以亡。是雖相去百世。縣年一紀。限隔九州。殊俗千里。然其已徵敗迹。若重規襲矩。稽節合符。故曰。雖有堯舜之美。必考于周頌。雖有桀紂之惡。必譏于版蕩。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夫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行者。不可存也。豈虛言哉。何以知人且病也。以其不嗜食也。何以知國之將亂也。以其不嗜賢也。是故病家之厨。非無嘉饌也。乃其



人弗之能食故遂于死也。亂國之官非無賢人也。其君弗之能任故遂于亡也。夫生飭杭梁旨酒甘醪所以養生也。而病人惡之。以爲不若菽麥糟糠欲清者。此其將死之侯也。尊賢任能信忠納諫所以爲安也。而闇君惡之。以爲不若姦佞闖茸讒諛者。此其將亡之徵也。老子曰夫唯病病是以不病易稱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是故養壽之士先病服藥。養世之君先亂任賢。是以身常安而國脉永也。上醫醫國其次下醫醫疾。夫人治國故治身之象疾者身之病亂者國之病也。身之病待醫而愈。國之亂待賢而治。治身有黃帝之術治世有孔子之經。

然病不愈而亂不治者。唯鐵石之法誤。而五經之言誣也。乃因之者非其人。苟非其人則規不圓而矩不方。繩不直而準不平。鑽燧不得火。鼓石不下金。金馬不可以追速。土舟不可以涉水也。凡此八者天之張道有形見物苟非其人猶尚無功。則又况乎懷道術以撫民氓乘六龍以御天心者哉。夫治世不得真賢譬猶治病不得良醫也。治疾當得人參反得支羅。服當得麥門冬反烝橫麥已而不識真合而服之病以侵劇。不自知爲人所欺也。乃反謂方不誠而藥皆無益于病。因棄後藥而弗敢飲。而便求巫覡者雖死可也。人君求賢下應以鄙與



真不以枉已不引真受猥官之國以侵亂不自知爲下所欺也。乃反謂經不信而賢皆無益于救亂。因廢真言不復求進。更任俗吏。雖滅亡可也。○按繆公三敗不知止用孟明竟罔功。生受學于著人。死殺其三良。謚曰繆。故其卒也。春秋不書。特以是篇有悔過之言。取以終書。終則窮。窮則悔。悔則新。故易剝終則復。復遠則迷。一念迷悟。而天下國家子孫黎民治亂係之。故悔者窮之通也。剝之上九碩果不食。所以成言乎艮窮上反下爲萬事萬物之終始。子云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故不以人廢言也。○平王錫文侯而言不及復仇。天下之

讎莫大于弑君父。天下之惡莫大乎安于爲弑逆者所立。事至此王道絕矣。孔氏以不得已而以春秋王法與魯故以費誓繼于文侯之命。及魯不振而列國強伯。已知必并于秦。故以秦誓繼于費誓之後。聖人前知如此。亦自平王以岐豐之地與秦。卜之非術也。平王詩擠列國。秦車鄰附見。平王書續列國。秦誓附見。進秦于詩書之末。警周也。春秋于秦每人之狄之尊周也。○易卦多反對。故樂調亦皆反對。觀武王所用七律。夷則之上宮。卽黃鍾之下宮。太簇之下宮。卽無射之上宮。則十二均宮商角徵羽五調。每調皆當反對可知。夷則之上宮亦夷南無應黃黃



鍾之下宮亦夷南無應黃特夷則之上宮宮起于上自  
 上而下故曰上宮黃鍾之下宮宮起于下自下而上故  
 曰下宮觀其律止于用五則樂之止于五音可知矣○  
 太簇之下宮亦無應黃大太無射之上宮亦無應黃太  
 太特太簇之下宮宮起于下自下而上故曰下宮無射  
 之上宮宮起于上自上而下故曰上宮觀其律止于用  
 五則樂之止于用五音可知矣  
 屯蒙諸卦皆卦同而名異則黃鍾諸調當

調同而名異觀夷則之上宮武王必名之曰羽宮商角  
徵羽夷

南無應黃黃鍾之下宮武王必名之曰厲羽徵角商宮  
夷南無應黃

自上而下太簇之下宮武王必名之曰宣羽徵角商宮無應  
黃大太自上而下而上

無射之上宮武王必名之曰羸宮商角徵羽無應  
黃大太自上而下則十

二律縱橫二十四調每調皆當有名可知特名非人臣

所敢定且武王名其樂曰厲曰宣曰羸而其後卒覆周

者厲王與周者宣王代周者羸秦是樂道潛通造化寧

容易作此累世名臣所以竟囁嚅而未敢以請也○陸

賈曰夫道莫大於無爲行莫大於謹敬何以言之昔虞

舜治天下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寂若無治國之意

漠若無憂民之心然天下治周公制作禮樂郊天地望

山川師旅不設刑格法懸而四海之內奉供來臻越裳

之君重譯來朝故無爲也乃無爲也秦始皇帝設爲車

裂之誅以歛姦邪築長城於戎境以備胡越征大吞小

威震天下將帥橫行以服外國蒙恬討亂於外李斯治

法於內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姦逾熾兵馬益設



而敵。人逾多。秦非不欲爲治。然失之者。乃舉指暴衆。而用刑太極。故也是以君子尚寬舒。以苞身。行中和。以統遠民。畏其威。而從其化。懷其德。而歸其境。美其治。而不敢違其政。民不罰。而畏罪。不賞。而歡悅。漸漬於道德。被服於中和。之所致也。司馬長卿曰。歷弔二世。持身不謹。今亡國失執。信讒不寤。今宗廟滅絕。郭美命曰。夫左史紀事。右史紀言。紀事在春秋。而紀言在尚書。當其時。列國之聞人。不少寧無言可紀。而尚書所取。僅費誓秦誓兩篇耳。聖人固慎于選言哉。○孔鮒曰。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

善也。下此以訖于秦。費効堯舜之言耳。殊不知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不更時異處。其書同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爲典雅也。曰。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彼答之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遊不傳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魯雖以宋爲舊。然世有讎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不待駕而救子思。○鄧元錫曰。春秋之變極矣。而權倚伏于秦。晉晉主夏盟。而春秋秦衡裂三晉。而戰國糜爛。



耗矣晉文侯有命秦有誓壹以明倚伏之有幾焉孔曰  
百世可知孟稱論世邵極皇帝王霸以經世故觀書而  
易其可知也春秋備之○黃道周曰且引而伸之無不  
可知者也駟鐵之風變而非羸之業興車鄰之刺明而  
閭樂之禍紕江漢之風成而芋熊之業興江漢之雅終  
而三戶之烈紕清問之編出而金人之銘興費誓之編  
終而守魯之澤紕是其可知者也且引而伸之無不可  
知者也文王之興三百八十四年素王之興二百四十  
三年倍素王之年以爲霸帝之年倍霸帝之年以反於  
文王之年文素雜環起於易者終於春秋起於春秋者

終於詩書文王之治一而素王之治四是其可知者也  
且引而伸之無不可知者也東山之業衰而有爲舍爲  
舍之業衰而有新室新室之業衰而有典午周公所不  
能治則託之仲尼仲尼所不能治乃託之元魏上下春  
秋四更其始周公東望而寄歎於東室仲尼西望而寄  
慨於夷狄是其可知者也且引而伸之無不可知者也  
書道六代五十九際六王之所治或存或亡因而六之  
三百五十四歲三十六姓六正而六變詩道一代三百  
十四際一王之所治或存或亡因而兩之五百九十二  
歲兩姓三十五王再正而再變詩書間起積千一百六



十歲而復反於易始是其可知者也且引而伸之無不可知者也詩無定際易有遷候九野三垣列國所循或司風雨或司星辰是其可知者也且引而伸之無不可知者也陽一主而二民陰一民而二主陽九之後有陽七百六之後有百八周室三十四主漢室二十七主宋室十五主主少則民隆主多則民窮周公治少而仲尼治多陽以七而窮陰以八而終周公不治其終仲尼不守而火攻地戰而天還弱主強臣中更其端是其可知者也引而伸之無不可知者也禮有無刑之度樂有無

聲之律周曆八百五十有二其晷一尺其律中於太簇益晷二尺其律中於夾鐘損曆三百三十六以上生殷殷曆三十一主五百一十六歲益晷二尺四寸其律中於應鐘損曆四百四十以爲夏曆十有七主四百一十二歲杞宋不繼周末起仲尼能言則存而不議是其可知者也引而伸之無不可知者也兩曜合治五緯交錯每十八變而詩書更歷人事之災六九而天地之災九一是其可知者也引而伸之無不可知者也故聖人之爲道業終始九變愈窈而愈至所爲萬世防維者備也凡業始變自易而下各以倍起春秋四倍有虞而有憂



憂不勝其虞其始之皆爲公侯相遇其終之皆爲強臣  
弑主書道六倍多患而多故患不勝其故其始之皆爲  
君相禪授其終之皆爲裂國誓土詩道一倍有憂而有  
樂樂不勝其憂其始之皆爲禽鹿相求其終之皆爲蹙  
國百里其中間無故小小災眚不過明禮樂重政令弔  
死問孤修舉廢墜而已四業旣窮則易道復起易道復  
起則剛柔消長終始其事日月旣以明陰陽旣以調中  
間無故小小災眚水火之孽聖人亦不能盡治也古之  
聖人旣知其道又知其故知其故又知其序故能先物  
而爲之地先敗而爲之所聞怪物恪命不改志見劇難

不避卒然有變不設而裕有邪說扇妄依鬼神處日月  
以亂黔首者必正斧鉞而誅之所以率帝王祖道德敬  
事天地之志也天地之道無過於孝無過於仁無過於  
義而易詩書春秋兼用之泝其淵源根極不動敬靜以  
虛則謂之至日乾夕惕不疾而速則謂之敏方而矩之  
謂之聖圓而規之謂之智夫是四者非學慮之所能至  
亦非不學不慮之所能至也率孩赤之不學慮以至於  
聖人之學慮反聖人之學慮以至於孩赤之不學慮其  
所終始則唯是圭黍之內或紉或羸言語文字之所不  
白者耳而天地以之命運帝王以之命曆麟鳳以之來



災眚以之平九變終始與之俱出與之俱反故自仲尼而下子思子既歿未有知仲尼之道仲尼之業者也仲尼以其道還之天地以其業還之文武周公微引其辭以爲是不盡意者後世亦因而錮之以爲是聖人之意不復可見矣夫使聖人之意不復可見者則聖人不爲易詩書春秋聖人既爲易詩書春秋則聖人無復不見之意不見之事而天下猶難悟若此故自聖人而復聖人之道業不復可志矣○三清三天正法經云天圓十二綱地方十二紀天綱運闕三百六十輪爲一周地紀推機三百三十輪爲一度天運三千六百周爲陽勃地

轉二千三百度爲陰蝕天氣極於太陰地氣窮於太陽故陽激則勃陰否則蝕陰陽勃蝕天地氣反天地氣反乃謂之小劫天運九千九百周爲陽蝕地轉九千三百度爲陰勃陽蝕則氣窮於太陰陰勃則氣極於太陽故陰否則蝕陽激則勃陰陽蝕勃則天地改易天地改易謂之大劫



Large stylized watermark characters, likely '國子監' (National Academy), overlaid on the page.

Small square seal impression in seal script, likely reading '國子監藏' (National Academy Collection).

Small rectangular seal impression in seal script, likely reading '上海圖書館藏' (Shanghai Library Collection).



